



大 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 一 次全体会议

1996年9月17日,星期二,下午3时

纽约

临时主席: 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葡萄牙)

主席: 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 (蒙古)

下午3时30分开会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审议下一个项目之前,我要依惯例请大会注意文件A/51/366,该文件今天下午已在大会堂分发。其中载有秘书长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通知大会,有九个会员国出现《宪章》第十九条所指拖欠联合国会费的情况。

临时议程项目1

葡萄牙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幕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开幕。

我要提醒各代表团,根据《宪章》第十九条,

临时议程项目2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的投票权。”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地注意到这一情况?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根据议事规则第62条请各位代表默祷或默念一分钟前,我建议我们在默祷或默念时,也在今天即9月第三个星期二纪念国际和平日,大会曾在1981年11月30日的第36/67号决议中宣布这一天为国际和平日,以此在各国和各民族间纪念和加强和平理想。

就这样决定。

临时议程项目3

我现在请各位代表起立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出席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大会成员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临时议程项目121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表(A/51/366)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议事规则第28条规定大会应在每届会议开始时根据主席提议任命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据此,提议第五十一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由下列会员国组成: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加蓬、荷兰、巴拉圭、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塞拉利昂和美利坚合众国。

我是否可以认为我提及的国家就此被任命为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就这样决定。

临时议程项目4

选举大会主席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会成员选举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

我要忆及,根据大会第33/138号决议附件第1段规定,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应在亚洲国家中选出。

在这方面,亚洲国家集团主席已通知我,该集团已经同意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阁下为大会主席候选人。

根据议事规则附件六第16段的规定,我宣布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阁下以鼓掌方式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

我向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阁下表示诚挚祝贺,并请他担任主席。

我请礼宾处处长陪同主席到大会讲坛。

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主持会议。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马来语发言;英文稿由马来西亚代表团提供):我确实赞赏和感谢各代表团成员对我的信任和相信,你们授权我担任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主席。我谨借此机会向刚刚结束的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迪奥戈·

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表示赞赏,他以极其有效和专业的方式领导了第五十届会议。

我谨非常热烈地欢迎所有代表团的成员出席1996年9月17日开始并将持续到1996年12月23日的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常会。我热诚地希望,第五十一届会议将在情投意合的气氛中,在相互尊重与合作的情况下进行。我相信,只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只要作出奉献和承诺,我们的努力将会取得为全人类造福的成果。

(以英语发言)

值此我国马来西亚获此殊荣之际,我深感卑谦。我担任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的职务反映了大会对马来西亚在多边事务中,特别是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参与和贡献的承认。马来西亚的参与工作在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的领导下变得特别明显。

有许多人曾在本大会堂中赞颂《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请求会员国保证遵守它们。然而,尽管在非殖化和消除种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这些宗旨和原则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实现。世界上充满了不平等的多种表现形式,继续长期维持人类的痛苦和加深贫困。尚未摆脱核武器的世界不得不面对种族和宗教敌对的死灰复燃,再加上贫困和环境恶化,把全球不安全提升到爆炸水平。

我们大家都接受这个世界上的相互联系,但本大会仍然看到了人类生活多种层面中的严重的不公正现象。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科学发明的时代,当我们的知识和手段使我们能够追求一个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共同命运的时候,国际社会却没有下决心解决这些全球问题。

我们作为185个会员国的代表需要检查一下,我们为什么继续未能克服我们的国家利益的狭隘界线,为什么没有兑现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诺言。也许国际社会的这种期望太不现实,《宪章》的理想太好高骛远,所以无法实现。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并不是在喝采声中召开的,而是在有人批评联合国未能对国际危机作出充分响应的情况

下召开的。联合国组织面对着一场很可能使其瘫痪的财政危机。本组织的有效性看来受到了所谓的管理不善和低效率以及由工能缺陷的机构框架的阻碍。不仅会员国发出了改革的呼声,而且在外部世界的公众舆论中也同样发出了这种呼声。联合国不仅必须解决体制问题,而且在全球事件和新趋势的背景下审查其作用和能力时要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我担任主席职务时,我需要吸取我过去八年中担任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的经验。我希望这些经验将使我做好良好准备,使我能够理解联合国的生态制度,在政府间制度、秘书处工作人员之间和外部的文明社会中获得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我呼吁他们帮助我履行主席的一切职务。

如同以往那样,我们本届会议有一份临时议程,上面迄今为止有163个项目,从处理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项目到有关发展--包括发展援助--人权、妇女、青年和毒品等项目。我希望,在审议这些重要项目时,将能根治“照常办事”综合症。外部世界正以挑剔的眼光检查我们在本大会里费用高昂的工作。显然,我们审议所产生的结果必须起作用,必须发挥影响。我们的目标感和工作方法正在受到置疑。长时间的拖延和导致高昂代价的更多拖延的不散的宴席已成为过去。同样,我相信,在委员会中忍受冗长和漫无目标的发言的时代也已经过去。

大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将着手选择一位秘书长。我相信,代表着更多会员国的大会将同安全理事会合作,明智和公平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将确定一条能够保护加强联合国机构的完整性的行动路线。

有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特别会议对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来说也将是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会议,我们以严格的批评眼光看待在里约热内卢作出的决定是不够的。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的业务运行负有特别的责任。这次审查后所作的决定必须表明联合国有能力取得结果,如果我们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被认为是毫无意义和内容空洞的话,各位代表就没有尽职。如果联合国无法在发展资源方面成为一个主要角色它至少必须成为发展的主要催化剂,能够大大影响宏观一级同拥有更多资源但较少民主的

其他机构的协调。

在裁军方面,大会应能从全面禁试条约最近的发展获得益处。考虑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和国际法院就核武器合法性的重要咨询意见,核裁军现在成为大会思考的核心问题,预期将产生的结果必须满足全人类的愿望。

有关社会发展的项目,包括人权、妇女、儿童、残疾人和穷人等项目也是同样重要的。中东局势也同样重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不管是在非洲、亚洲还是在拉丁美洲,那里当前的事态发展值得我们关注。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也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考虑。

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我期待着协助公民社会的成员更多地参与我们的工作,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非政府组织是多边主义在基层一级的代理人,变革的力量常常在这一级扎根。我们必须借助于它们的智慧和贡献。它们的参与不会损害政府间的进程。相反,它将加强这一进程。

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决定,多边合作的原则是否有价值。如果有,我们必须决定如何阐明这种合作的形式与程序。对此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联合国是不是适当的机构。这又与我们社会的性质和价值体系相关,与我们对未来的憧憬相关。我们应该问的是:社会正义和怜悯的理想是否已经落到各国的自身利益不再需要我们解决他人的需要?会员国能否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身于世界上各种威胁与苦难之外?展望四周,对人类安全的一系列非军事威胁显然继续摆在我们面前。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退化与污染、传染病的扩散、毒品的国际走私、犯罪集团、人口的大规模移动、以及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危机,都需要全球的解决办法。这些现象和迫使他们跨越国界的力量影响整个人口,不能用军事手段加以缓解,而需要国际合作以求解决。

《联合国宪章》本身就体现了和平、发展与人类安全之间的有力联系。贸易的全球化以及资金和在全世界的流动并没有缩小穷者和富者之间越来越大的财富差异。国家之间和国家中的这一差距在扩大。

联合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提高人民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作用，这方面的成果迄今不大。各国政府正在失去其政治旋转的余地，因为经济压力和要求日益增长，这些压力和要求能把它们变成全球市场的代理人，缩小国家作为一个有效的全球作用者的自主权。联合国能起一个关键作用，确定贫困发展中国家能够使用的资源，评估世界经济秩序的社会影响，确保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全盘政策协调。联合国也应该监测跨国公司的活动，这些公司影响极大。

联合国内进行的政府间进程面临调节恢复全球准则和普遍权利与保护主权的需要两者之间相互矛盾的动力问题。民间社会因素参与联合国工作，可以减轻强权政治，缓解普遍性的要求与国家主权的需要之间的紧张。

以协商一致的办法做出决定的艰难性质值得认真研究，他们常常以最低的共同点为基础。或许，派往联合国的代表与他们负责解决的问题距离太远，外交生活的同志情谊软化了他们尖刻的锐气。我们是否应该把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完全交给国际外交，这一问题毫无实际意义。国际外交似乎不能解决关键的时间问题。数月甚至数年过去之后，国际协议才能谈成和执行。举例说，环境破坏可能导致严重的污染或者森林消失，它们的发展比实行保护和贯彻措施的政治潜力来得更快。同样，在我们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和生活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在联合国寻求仅仅使我们的权利和生活水平不受任何影响的所谓解决办法。

联合国必须开始立足现实，把各种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推向国家和公众辩论的中心。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立即需要的是会员国有承诺致力于民主与负责原则的政治意愿。进行这样一项事业所需要

的民主做法的性质基础是认真讨论和仔细磋商，以便尽可能选择能保护普遍价值的最佳选择，尽可能减少对最低价值的妥协。

改革进程必须以就联合国应该成为怎样的机构和能做什么工作的问题达成政治共识开始。对未来有一套连贯可行的战略，更加集中的任务规定，分拨的资金和精简重点，加上一个认真负责和有理想的领导，是这一进程的必要先决条件，以便为将来建设一个有用和充满活力的联合国。

我谨促请所有会员国抓住这一大变革的时机，以宽容和妥协的精神，使这次机会充满建设性。我也同样呼吁联合国秘书处，它们饱受中伤，得不到赏识，但是政府间进程十分依靠它们。我认为，如果联合国要有任何真正认真的改革，会员国和秘书处就必须尽早一起确定共同前题，以进行改革，或者采取重大行动。必须从最近的事件中汲取教训，不然牺牲的将是整个联合国。

最后，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国家组织在一起，使联合国成为一个全球性机构，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服务，它超出政府，并从多样的世界中汲取创造性能量。联合国的命运首先取决于联合国会员愿在多大程度上投资于一个可和垢组织，取决于把联合国牢牢建立在哪些普遍价值上。今天，当联合国不站起来抵制破坏普遍价值的强权考虑的时候，大规模悲剧便会发生。且看波斯尼亚和卢旺达责任主要在于各大国。联合国不能成为强权政治的工具。它也不能光靠崇高的利益和原则来维持。我们必须造成一种关键平衡。

下午4时散会。